

■工友情怀

难忘的外施岁月

□刘小平/文 胡骏/图

从卢旺达回国已经快两年了，但回忆起在卢旺达基加利会议中心建筑群项目工程施工的那些情景，胡骏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卢旺达基加利会议中心建筑群项目，位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市区，建筑面积8万余平方米，分别由酒店、会议中心、IT办公楼、能源中心组成。胡骏所在的北安通风公司承施通风空调、给排水、消火栓喷淋系统及相应的设备末端配电施工，他全面负责卢旺达KCC项目。

作为国际商业项目，该项目的设计及监理单位均为境外公司，在施工前所有设备材料均需通过国外设计公司的认可，否则不允许在工程中使用。合同签订时虽然外方同意我方使用中国产品，但提出了很苛刻的技术要求，即中国产品必须满足德国产品的技术性能和欧盟标准。众所周知，目前中国产品的加工制造和创新能力与欧盟存在较大差



距，因此项目的设备材料报审工作有很大的挑战性。记得有一次的设备投标订货，胡骏连续一周在京外奔波地验货并和厂家技术人员沟通投标项目的技术细节，最后因劳累过度，回京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可当他的病情

刚刚好转，从ICU病房出来，还在病床上就立刻开始处理遗留工作，并通过网络和电话指导工作，使项目得以正常推进，确保了春节前顺利发运50余吨现场急需的生产物资。

卢旺达KCC项目的酒店工

程有1.8万平方米的风管安装工作量，如何提高安装质量，使德国监理公司认可是工程顺利完成的重要环节，刚开始检验风管密闭质量时是依靠漏光检测和施放烟雾检测的原始方法，造成检测数据很不准确。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项目部向德国监理公司推荐了我国的风管打压验收施工标准，得到了德国监理的认同。按照国内标准风管打压的抽查检测率要达到总量的20%，而德国监理则提出如果第一次风管打压不合格就提高到50%的高标准。

为此，以胡骏牵头的项目团队精心组织、精心施工，最终风管的打压漏风数值仅为允许范围的三分之一，当风管打压实验结束后，德国监理公司高兴地说：“你们做得很棒，没想到你们第一次打压就成功了，你们的安装质量是一流的。”

如今，卢旺达基加利会议中心建筑群早已投入使用，每当与北安集团通风公司合作过的国外设计公司和监理公司工作人员，包括甲方的工作人员回忆起与北安人共同工作过的日子，他们都竖起大拇指，大声地说：“The Chinese are wonderful! (中国人，真棒!)”



■图片故事

最幸福的成人礼

□张鹏 文/图

今天女儿要参加学校组织的成人礼，一大早，就穿着特意为这次成人仪式买的裙子，在镜子面前臭美，还不停地问我：“妈妈，我今天漂亮吗？”我夸她漂亮，听完我的赞美，她拎起书包，高高兴兴出了家门。

前几日，学校联系每位孩子的家长，告知家长今天也要来参加成人仪式，但孩子们并不知情，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看见女儿出门了，我也拿着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照片，取了昨日我特意订的鲜花，然后向学校赶去。

到了学校，家长们被老师带去学校的操场，在这里等着会场正在举行成人仪式的孩子们。此时，我心里既激动又紧张，激动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为女儿买花，而且又精心准备了一张照片，想象着她看到这些开心幸福的画面。紧张是因为害怕我会哭，我从未在女儿面前落泪过，不希望严母的形象就此没了。

过了一会儿，孩子们陆续从会场走了出来，显然他们发现了我们，脸上都是吃惊的表情。在人群中，我找到了女儿，温暖的阳光照在她脸上，徐徐微风吹起她的裙摆，那一刻，她是那么漂亮可爱，看着已长大成人的女儿，我突然想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感叹起时间的流逝，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我强忍着不让它留下来。

她跑到了我面前，疑惑地问我：“妈，你怎么了？”我没等她问完，从身后拿出了准备好的鲜花，花上插着我准备的照片。看到这些，女儿眼眶湿润了，嘴角在微微颤抖，她迟疑了一会，没有接过鲜花，而是紧紧地将我拥入怀里。

“妈，我爱您！您辛苦啦。”听到这句，坚强的我再也忍不住了，终于流下了眼泪，“我也爱你，妈妈真心为你的成长感到高兴。”我哭着说。女儿看到我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急忙擦拭着我的泪水，我害羞得像个孩子，不敢抬头，怕她笑话我，这么大人了，还哭成这样。

闺女接过鲜花，拿出了鲜花里的照片，这张照片记录了女儿的成长，我把她每一年的照片都剪辑在这一张上，从她出生到现在，记录了她成长的点点滴滴。我觉得在这样的时刻，这张照片就是她成人礼最好的礼物了。我抱着女儿，看着她对着照片又哭又笑，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身边的“工匠”

□冯立华

“铃……”一阵铃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把他从睡梦中拽了出来。这时候电话铃声响起，不用多想肯定是班里值班的人员又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了。“嗯！你们现在是在现场吗？是哪个装置什么设备出了问题？”“还没处理好吗，跟工艺协商好了吗？”“那好吧，等我一会儿上去看看！”没听到一句怨言，甚至没有一声叹息，他强打精神赶走睡意，默默地穿好衣服，从包里翻出钥匙，轻轻地关好家门，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减肥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真的不是易事，但每一次的检修抢修之后，他总是要掉十斤的体重。那时候的他真的是以厂为家了。想想平时爱干净的他有时一连几天回不了家，实在脏得受不了了，才回家换换衣服，洗个澡。我气得半开玩笑说：你还真把家里当旅馆了。但又真是不得不佩服他的敬业精神。班里条件差的时候，每晚都是搭几把椅子就睡了。他的一个徒弟见到我说：“我师傅真的太辛苦，太累、太不容易了！”

他并不是不善言谈，但他从不在家中说班里的人和事，也听不到他对工作的抱怨。甚至有时候他们班里的事情我都是从别人的口中得知。虽然我们都知道作为一名班长会有许多令人头痛的人和事要去处理。但他不会把这些工作上的事情带到家里，不会让班里的事情破坏家庭氛围。即使每天上班很累，但一进家门他就会主动分担家务事，任劳任怨。

“你的爱人真的很出色！”大部分认识我们俩的人见到我都会

这么说。“你真的很有人缘”更熟悉的人会这样说。哎！这是夸我还是夸他呢？在工作上，从认识的朋友口中听到的都是赞美的话语。谈到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谈到他对所在装置的熟悉，谈到他娴熟的技能，谈到他对班组的用心管理……

在技术方面，我也一直很佩服他。由于我们一起经历了数次车间级、厂级、公司级的各种技能考试，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操作他都能稳扎稳打取得优异成绩。尤其是在平时学习工作过程中遇到实际问题，我会先要请教他，他都会给我讲解清楚。有人说他聪明，可我明白他是拥有认真态度和用心的工作。就像有人总结的那样：认真只能把事情做对，用心才能把事情做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如果没有平时全身心的投入，也就不会有今天丰富经验的积累。他通过自己多年现场处理仪表疑难杂症的经验和技术不断的学习积累，获得了高级技师的资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生存需要，要打破原有的经营模式，开拓外埠市场，但许多职工观念还未及时转变，对外埠工作还会抵触，他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高级技师，克服个人困难，勇于担当主动带头走出去，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岗位，支持企业的改革，开拓新的空间，为需要技术支持和管理的装置提供帮助，发挥他的技术和管理专长，充分发挥一名工匠的奉献精神。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家的生活还都相当困难，对于在深山区的人来说，生活的艰苦更是可想而知。

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深山区小洼里的村落，距离北京城近百公里，距离县城还有30多公里。我们村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是崎岖险恶的，山上是龇牙咧嘴的怪石，下面是几十丈的深渊，狭窄的道路连公共汽车都不通，仅能走骡马车和自行车。所以我们这里来人很稀少，每天在山路上看到的都是熟悉的村里人，外面来的陌生面孔都很难看到。

1978年，我13岁，当时读初中一年级。这年夏天的一天，我和母亲做了一件在家庭里算“开天辟地”的事情，那就是我第一次和母亲照相，也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面对照相机。

记得那天上午十点多钟，我们正在上体育课，母亲挎着篮子来到了学校。当时我正在聚精会神地打乒乓球，没有发现母亲，那时学校条件艰苦，用篱笆当做围墙，母亲站在篱笆外微笑着向我招手。我跑过去问母亲：“妈，您怎么到学校来了？”母亲说：“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我

■家庭相册

第一次和母亲照相

□李桂连 文/图

想咱娘儿俩照一张。”我又问：“大老远的，您怎么挎着篮子呀？”母亲笑笑说：“把咱家老母鸡下的十几只蛋卖了。”我说：“您不是不舍得卖，留给家里人补营养吗？”母亲说：“不卖没有照相钱呀！”

原来，照相的人是从60里外的县城照相馆骑车来的，可是到了我们村以后，大喇叭喊了无数遍，都没人来照相。因为村里人生活很拮据，肚子都填不饱，哪来的钱照相呀，所以村里人没有一个人来照相。母亲是个淳朴善良的人，看到照相的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照相，却又空手回去，连磨鞋的钱都没赚到，有些可怜他。于是，母亲就把家里仅有的十几只鸡蛋换钱，让照相的人给我们娘儿俩照一张相，既给了照相人的面子，我们也有了一张合影，一举两得。

那天我们娘儿俩照相，母亲特意从柜子里找出来她新做的衣服给我换上。父亲见我头发比较长，赶紧领我到五叔家让他把我的长头发剪掉。而母亲却没有身新的衣服，只是把平时干活穿的衣服掸了掸尘土，抻一抻平整，用木梳子梳了梳凌乱的头发，就和我一起照相了。

岁月荏苒，过去39年了，母亲离开我已经5年了，我把这张照片放在博客里，每天上网打开博客的时候，都会看到这张照片，想一想过去和母亲在一起的那些美好时光！